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新史学

[美]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新 史 学

[美]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 著

齐思和等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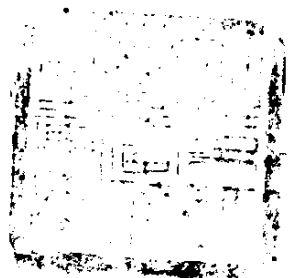


21185888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年·北京

118588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新 史 学**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 著  
齐 思 和 等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毛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47-3/K·97

---

1964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61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6 5/8; 插页 4

定价: 3.65 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22

本书译者：第一章的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为林幼琪，附录部分为陈芳芝，其余各章均为齐思和；全书校订者和注解的作者为齐思和。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 出版说明

“新史学派”是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之一。鲁滨孙的《新史学》一书则是阐述这个学派史学主张的基本著作。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1863—1936)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他1863年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市。父亲是当地银行的创办人,家境富裕。他1884年入哈佛大学,1888年获文学硕士,同年进德国弗赖堡大学,在德国教授的研究班中,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他的研究范围是欧洲中古和近代初期史。回国后,1891—1895年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执教。1895年被聘任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到1919年为止,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二十五年。

他的主要著作《西欧史》(1903年初版)、《近代欧洲的发展》(与比尔德合编,1907年初版)、《欧洲通史》(与布累斯提德合编,上下两册,1916年初版)和《欧洲近代史资料集》(两册,1908年初版)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编写的;他的新史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因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意见不合,又因继承了大笔遗产,便退出该大学,与比尔德一起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自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后因该校发起人之间意见分歧,遂辞职。1929年他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1936年去世。

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出版于1911年。书中汇编了他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说,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鲁滨孙对历史学的

基本主张有以下几点：一、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二、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三、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为一个“继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四、研究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状和推测未来。五、利用历史知识来为社会造福。鲁滨孙的这些观点，风行一时，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很大。

新史学派之所以在美国能发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一、他长期在美国学生最多的大学担任欧洲史的主讲教师，培养出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各地大学、中学教授历史，他的同事和学生，如比尔德、绍特威尔、海士、史来生格尔、蒙恩、巴恩斯、桑戴克、福克斯、沙皮罗等后来都成了美国史学界的名人。学生替老师鼓吹，扩大了他的影响。二、他写的许多历史教本，风行美国，有的多次重版，印数多达八十余万册。这些教本大都经过多次增订再版，广泛发行，使教师和学生都熟悉他的名字。三、鲁滨孙提倡的历史学说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使他的著作受到资产阶级的赏识，被广泛采用，历久不衰。这样就使新史学成为美国一个有势力的史学流派。

此书我馆解放前曾出版过何炳松先生的译本。1963年经齐思和教授据原书1922年版本重译。附录的巴恩斯的《论新史学》是陈芳芝同志译的。这次再版是用1963年版纸型重印的。

1988年12月



# 目 录

第一章	新史学	3
第二章	史学史	21
第三章	史学的新同盟軍	51
第四章	思想史的回顧	71
第五章	普通人應該具有的历史知識	92
第六章	“罗馬的灭亡”	106
第七章	“1789 年的原則”	134
第八章	用历史眼光来看保守精神	159
附录	論新史学(巴恩斯著)	178



# 第一章 新史学

## —

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比如瑟利地方的石斧和今天早晨的报纸，都是史料来源。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无论解释亚述泥板上的契约，估计金钢石项圈的价值<sup>①</sup>，或叙述查理五世<sup>②</sup>的御膳都是历史范围以内。伊丽<sup>③</sup>的儿媳当她知道了她所统治的伊本塞人民的困苦，因而产生一种悲伤的感想，这是历史。英国大宪章<sup>④</sup>的条文，变质原理<sup>⑤</sup>的来历，圣地亚哥城<sup>⑥</sup>的失陷，黑衣僧同白衣僧的区别<sup>⑦</sup>，以及今年2月1日纽约《世界报》销售数目，也是历史。每件事情都有

---

①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54—1793年)在位时代，巴黎珠宝商某有金钢石项圈一，以金钢石五百颗缀成，价值八万金镑。一个名叫莫特的妇女，假装替他介绍给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实际上她偷着携往英京伦敦，拆开出售。以后珠宝商向王后索价，王后矢口否认，始知被骗。此后迁延了九个月，莫特夫妇均受重刑，王后的声誉也因之大减。——译者

② 德国皇帝，在位年代(1519—1556年)。——译者

③ 古代以色列的法官和祭司，见《旧约》。——译者

④ 1215年英王约翰被贵族所迫而签署的文件，为英国宪法史中的重要文件。——译者

⑤ 基督教之变质原理，由来甚古。1545—1563年在特伦特宗教大会上始有明文规定，其意义如下：凡行圣餐礼时所用之面包与葡萄酒，一经教士奉献，即变为耶稣的肉和血。把它饮食之后，可以入圣。——译者

⑥ 古巴的重要城市，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时，被美国占领。——译者

⑦ 十三世纪的托钵僧，多米尼克派称黑衣僧，卡梅立特派称白衣僧。两派服装颜色不同。——译者

它的关系和重要性，都被明白地記載下来。

当一个著作家着手翻閱那些书厚字密的过去記載，預备写出一份綱要，为那些无暇閱讀原始資料的人們閱讀，那时候他立刻要問他自己，究竟應該选择哪一种材料去引起讀者注意。他一定觉得过去人們所遺留下来的史料，是非常杂乱的。因为这是那些时代不同和思想不同的人們，如希罗多德<sup>①</sup>、馬基雅弗利<sup>②</sup>、尤西比阿斯<sup>③</sup>、圣西蒙<sup>④</sup>、佛萊辛的俄图<sup>⑤</sup>、皮普斯<sup>⑥</sup>、圣路加<sup>⑦</sup>、阿普兰提斯女公爵<sup>⑧</sup>、撒路斯提烏斯<sup>⑨</sup>、卡吞·瑪塞<sup>⑩</sup>等人所写出来的。有的非常謹严，有的好像漫談。有的对于一个放纵的宮庭官吏詳詳細細說了一大章，而对于民族的灭亡，反而置之不理。照此看来，要写一部历史，以供普通人閱讀，如何选择材料和支配材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看看所有普通历史的著作，对于反复研究如何选择材料的必要性，似乎沒有予以足够的注意。他們

---

① 紀元前五世紀时期希腊历史家，西方称他为“史学之父”。——譯者

② 意大利佛罗伦薩著名政治家兼历史家(1469—1530年)。著有《君主論》、《佛罗伦薩史》等书。——譯者

③ 有名之基督教著作家，約264年生于犹太，340年卒。著有《世界史》，叙至紀元后328年止。——譯者

④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之廷臣兼外交家(1676—1755年)。著有記載当时事迹的筆記。——譯者

⑤ 佛萊辛主教，是十二世紀的著名历史家。著有《世界史》。——譯者

⑥ 英国人(1633—1703年)。著有自1660—1669年間的日記。——譯者

⑦ 古代基督教創立人之一，希腊人，于紀元后一世的中叶，著《路加福音》是《新約》中的一部分。——譯者

⑧ 法国名将阿普兰提公乔諾之妻(1784—1838年)。著有自1831—1835年間的筆記。——譯者

⑨ 古羅馬历史家(公元前86—35年)。著有《卡提里那陰謀》、《优古尔塔战記》是《新約》中的一部份等书。——譯者

⑩ 美国教士(1663—1728年)。深信巫术，主张杀害被指控行巫的老妇，造成新英伦大残杀案。——譯者

显然是被传统束缚住了。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大量可备采择的材料。因而对于选择材料，不知不觉地向那条老路上走去。假使我们想到人类兴趣范围的广大，我们的普通历史著作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实在太不完备，而且把读者引入了歧途。我们便感觉好像史学家合在一种阴谋里面，故意地把史学的范围和目的，弄成非常狭隘，非常肤浅。这种情形非常明显，试取任何一种普通人所读的旧式历史著作来审察一下，就知道了。

下面的一段文章，是从最近各专门学校通用的一本历史纲要中摘录出来的。

“继查理二世为那不勒斯国王者为罗安茹族的智者罗伯特(1309—1343年)。他属于归于夫党，因而不得逞志于西西里。当时西西里王为阿拉崗的彼得的儿子费迪南二世(1296—1337年)。罗伯特的孙女姚安一世度过了艰苦和罪恶的一生，终于被意大利安茹王室的最后男嗣查理·杜拉佐(1414—1435年)绞死在狱中，而杜拉佐遂取得政权。杜拉佐的后人姚安二世先把阿拉崗族的阿尔芳梭五世作为继子，后来又把路易三世作为嗣子，最后又把路易三世的弟弟雷内作为嗣子。阿尔芳梭继承西西里王位后，于1453年，战胜雷内和米兰的君主，遂统一两国。”

上面这段文章，并不是仅是作为一种参考材料，以备偶然检阅之用，而不希望我们作一部“对数表”去读的。这段文章是从一个名著作家专述但丁<sup>①</sup>、培特拉克<sup>②</sup>和光辉的路伦梭<sup>③</sup>时代的意大利史中六页书里面抄出来的。据作者自叙，他这本书的目的，是提供

---

① 意大利著名诗人(1265—1321年)。著有《神曲》。为文艺复兴先驱人物。——译者

② 意大利诗人(1304—1374年)。为文艺复兴时代著名诗人与古代典籍的研究者。——译者

③ 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448—1492年)。奖励学术，提倡文化。——译者

高級學員和普通讀者的一種指導。他自己寫道：“本書企圖將重要史事寫得條理有條，並且說明一個時代和其他時代，或某一件事和其他事之間相互的關係。並且由於從歷史的連貫性和那些簡單的事例所激起的興趣，可能免除使讀者感到乾燥無味的毛病。”

在這部研究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著作中，著書的人僅僅提了“佛朗西斯科·培特拉克”的名字，卻把十二分之一的篇幅用來寫南部意大利繼續不斷的朝代紛爭。照這樣看起來，我們可以假定這就是他所說的“將重要史事寫得條理有條”的觀念。但是，就上面摘出的那段看來，實在很難做到他所說的免除“乾燥無味的毛病”。

我翻開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敘述十八世紀法蘭西大革命前夕的歐洲。著書的人應該知道用批評的方法去選擇材料和分配材料的必要性，把啟蒙時期的新精神和時代背景明白地敘述下來以便讀者易於理解。但是他首先插入下面幾句話：“辛仁道夫死於 1742 年；斯塔倫堡死於 1745 年；金斯基死於 1745 年。烏爾菲德繼辛仁道夫而為有名無實的內閣總理。巴登斯坦自 1740 年至 1753 年任外交部長，他在秘密國務會議席上極占勢力”。這些事實一點也不錯。但是在这个不易明白的世紀中難道沒有比奧地利內閣大臣的生死年代較有價值的事情可以敘說么？

有一個研究法蘭西革命的历史專家，他在書中並沒有向我們交代革命因何發生，偏喜歡把下面的一類事情津津樂道地寫了好幾段。

“奧尼斯封邑自稱並不屬於散通日，而尼韋爾內皇室領邑力爭其領土應包有公國采邑；因此上奧佛尼與下奧佛尼之爭端又起。瑞芒與克勒蒙菲朗兩城，因爭為下奧佛尼之首都，也起爭端。克勒蒙·恩阿爾貢及瓦倫尼也然。沙托尼夫·恩·迪米來斯揚言非沙爾特之屬土，乃皇家屬邑”。

历史学家专门罗列人名和地名的趋向实在太普通。其实这种名字与读者毫无关系，为篇幅的经济起见，简直可以把他们当作未解决的方程式里的“未知数”来看。既然普通都是这样，不由得我们要问，为什么一般历史学家定要把那种毫无关系的琐碎事件写在里面？有时只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加考虑。有时作者认为人名和地名是重要的，有了这些就可以说明一切了。或者他们以为写名词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或者是想用人名和地名做中心，为将来知识附丽的根据。其实名字只用一回，很难增加历史的趣味，恐怕反要使它模糊。我认为，只提杜拉佐、克勒蒙菲朗、金斯基、瑞尼等名字，不见得会引起人们要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恐怕反要增加混乱。

但是，常常有人说：就是极草率、极干燥的重大事件，在世界史里面，也可以算是好东西——因为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编年的大纲，作为我们的指导，为我们将来的历史知识提供一个轮廓。我们知道了重要的年代，将来便能够了解事实。这些事实，我们在学校中只见到一些名称。我们准备把我们在文学史上的、哲学史上的、制度上的和美术上的知识，安排在一个“历史背景”之中。但是，现在我们有许多人怀疑这编年大纲，觉得它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不过大家喜欢使用这种东西也非偶然，因为它不需要思想，只要求记忆。这是一种最容易教授的东西。我有一回遇到一位博学的教授，他在东方住过几年。我问他伊斯兰教教祖出亡的日期<sup>①</sup>，这个日期和马拉松之战<sup>②</sup>、克勒西之战<sup>③</sup>的日期一样，一般人认为凡属读书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不料他和我一样的不记得，所以我们就

---

① 公元 622 年，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由麦加逃到麦地那，史称此次逃亡为希志来，为回历纪元。——译者

② 公元前 490 年，希腊人大败波斯人于此。——译者

③ 1346 年，英法百年战争中，英王爱德华三世大败法国精锐军队于此。——译者

去查詞典。倘使我們破口說出，實在可以省掉一、二分鐘，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因此而覺得缺乏什麼。

一個聰明的木匠總不常隨身帶着斧鋸；修水管的人也不常帶着鉛管，以備“不時之需”，到了要用的時候，他儘可回店去取他的器械和材料。在現在，參考書價賤而且易買的時候，當然無需多記些歷史事實作為進行研究的預備。當然所有一切學問，包括被忘掉的在內，可以培養產生準確的習慣，和權衡輕重的觀念；但是必須和數學教科書一樣，先有知識，后有公式；而在普通史學講授里面，我們却往往先給人公式。

所以急於要教讀者注意阿拉崗王彼得的兒子和辛仁道夫以及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沙托尼夫·恩·迪米萊斯的根本理由，就是自古相傳，如今還存在的那種偏重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習慣。卡萊爾<sup>①</sup>曾經提出警告：離開議會、戰場和王宮遠遠的地方，“那種強有力的思想和行為的巨流，仍是滾滾向前奔流”。但是這句名言因為歷史學家聽不進去，很久以來，就有人想出許多理由來辯護這種對政治和軍事史的偏向。傅利門<sup>②</sup>簡直說：“歷史是過去的政治”。蘭克<sup>③</sup>認為歷史學的目的，在於使我們對於國家的起源和性質具有明確的觀念。因為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另外有一個德國學者說：數千年來，國家這種東西——政治的組織，為歷史研究的中心問題，他還說這是永遠應該如此的。

我們不能在此處討論國家在歷史上的地位這個複雜問題，而且也沒有討論的必要；因為沒有人不認為國家的重要性，也沒有人

---

① 英國作家(1795—1881年)。著有《法蘭西革命》、《英雄與英雄崇拜》、《奧立佛·克倫威爾的信札及講演集》、《普魯士王夫累德烈二世傳》等書。——譯者

② 英國歷史家(1823—1892年)。著有《諾曼人征服英國史》。——譯者

③ 十九世紀德國著名歷史家(1795—1886年)。著有《羅馬教皇史》、《宗教改革時代德國史》等書。——譯者



主张历史书中可以不讲到国家。我們此地應該研究的問題，就是我們對政治史的偏心引導着我們專去敘述那些無關緊要的朝代史和軍事史中的瑣碎事矣。它們所占的寶貴地位，是不是應該拿來敘述那些向來被人輕視的重大問題？什麼一個路易或者一個弗里德烈<sup>①</sup>得失了一塊土地；什麼慘淡經營集合了的一個小公國，在開薩·包吉亞<sup>②</sup>戰敗后就加快瓦解；什麼兩個王族間的戰爭，少年國王的王叔們的野心；一千年前敵人左右翼的回轉。這些事情，難道是應該大書特書，占着不應得的重要地位么？人類的活動不僅是當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國家也決不是人類唯一關心的事情。在中世紀時期，人類組織了一個教會，無論從哪一方面觀察它，比起政治機關更加具有永久性，擁有更大的勢力，就是羅馬帝國也遠不及它。自古至今，人類的活動包括海上探險、開拓商業、建築城市、設立大學、建築宏偉的大禮拜堂、著書、繪畫，並且還發明了許多東西。我們在歷史里面應該包括這些人類活動，大家漸漸承認了；但是直到現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過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歷史的主要內容。

還有一種趨向，好像和上文所說偏重政治事件和偉大人物的習慣相矛盾的，那就是普通歷史書里面往往好寫動人聽聞的事實。有種歷史書並不記載人類過去的正常狀態和重要事業，而是像刺激性的戲劇一樣，故意選擇那些情節離奇的事情。一位現代著作家曾對我們說：法國史總能常常激起我們的注意，因為“近世沒有一個國家比法國經過更多的，更激烈的，更突然的，流血更多的，更加富於戲劇性的大變革”，“沒有一個地方比法國出現過更偉大的，

---

① 法國國王常用路易為名；德國國王常用弗里德烈為名，兩國常彼此交戰。——譯者

② 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第四子，於1507年卒，——譯者

更勇敢的，更坏的人物。沒有哪一个民族比法国人得过更大的胜利，受过更大的失败”。簡言之，就是“法国提供了一篇近代史中的叙事詩”。这位先生是要我們相信愈讲得离奇愈是好的历史。有位著名的化学家曾很平心地对我說：历史的正确性同我們的历史知識适成反比例。我以为还可以加上一句，就是历史有时好像警察公报一样，它的趣味和它的案情离奇适成正比例。

假如沒有純粹的小說可以滿足好奇的欲望，或者把历史看作戏剧的人不給我們一种极不全面而且錯誤的观念，那么主张以叙述英雄人物、浪漫事迹为史学的正軌，我們也許可以不必加以反对。但是除了历史以外，沒有另外一种學問是以奇聞怪事为研究的对象的。教化学的教师决不是只限于奇怪的实验，一定要精心地选择那些最典型的、最富于教育意义的东西。鉀素和液体空气这类东西在实验上当然沒有水、石灰、硫酸等那样普通。假使有位医学教师，因为恐怕学生厌听疹子、腸热等这类病症，就专门去讲演麻疯和腺鼠疫，你对他的意见怎么样？除了历史学家以外，各种科学家都是尽心竭力地弄清楚那些重要而普通的事情。所有一切力量都用在这一点上面。他們的目的是研究公例，而不是研究例外。

假使記載现在的状况，只叙述一些駭人听闻的事情，我們都知道这是不对的。浪漫的婚姻与惨死；对人下毒药的事实；犯私通罪行者与疯人；以及吞下了針过了几年忽然无意之中出来，或者誤飲鴉片酊当作止痛药水，或者被啤酒大車压坏了等案情，即使一絲不漏地記載下来也不过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上面提过的那本法国史对封建制度的叙述，只是述說了一些牢獄——“呵！如何潮湿、黑暗、凄凉呀！”——和脚鐐手铐。它似乎要我們可以推想出，中古时代的教会，不过是一些恶人的詭計，来滿足他們自己

的貪婪和淫欲，里面充滿了“欺騙、詐偽和假造的神迹”。說些真人真事并不等于讲真实。我們可以像“黃色报刊”新聞記者那樣在叙述事实时，一味要聳动讀者的听聞，而不管事实的背景，讀这种历史反不如去讀未加修飾的小說好。又有一个著作家，不說明教堂的内部如何宏伟，而只說：“圣油是丰富的，真正的十字架<sup>①</sup> 残余的部分是很多的，圣安尼的木梳和圣瑪利的裙子这类东西，虔誠的人們皆能看到”。虽然事实不誤，但实在是并未給讀者一个正确的印象。

我們不能因为普通历史学家偏重某类历史事实，就可以証明我們不必使讀者去注意其他有关的事情。他們叙述一事实，或者因为它有趣，或者因为它离奇，或者认为一个受教育的人應該知道。1180年斐利·奥古斯都<sup>②</sup>即位，1690年有保恩<sup>③</sup>战事。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抱着这种目的去选择材料，結果他的书一定包括一些著名的軼聞和动人的趣事，另外掺杂着一些干燥无味、传统相沿的历史事实。

普通历史学家又以为人类社会經常是处在混乱的状况之中。历史学家故意抹杀人类和平时代的重要性，但是人类大部分的进展是发生于和平时期。他們叙述了这一次騷乱，就跳过去叙述那一次騷乱。譬如讲到法国大革命这事实时，他們沒有工夫去說明旧制度，而其实只有研究旧制度，才可能了解革命。他們都随便引了拉·布魯叶尔<sup>④</sup>所說的“那些太阳晒黑的野兽”和重复了“吾

---

① 相传当年耶穌基督被釘死于此十字架上。——譯者

② 法国国王(1165—1223年)。——譯者

③ 爱尔兰河名。英王威廉三世曾击败拥护詹姆士二世的軍隊于此。——譯者

④ 法国著作家(1645—1696年)。——譯者

輩之后必有洪水”<sup>①</sup> 这句话，馬上去叙述那个恐怖时代<sup>②</sup>，好像这就是法国革命的全部。他们把这个法国和全欧规模最大、最和平的变革看作了第二个圣·巴梭罗繆节日<sup>③</sup>，其实一个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不能改变一般的状况，能不能使新的事物去代替旧的事物。因此必须把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都要研究清楚，而对于旧的事物尤其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的同情往往偏于新的方面；而且我们对于近时的知识总比古时丰富，所以我们必须用心去研究何以当时的法国施行非法逮捕、又有行会、卖官鬻爵等旧制，而且竟有许多有思想的和怀着好心肠的人们为这些制度去进行辩护。这要比空费时间任意去谩骂这种制度，好得多了。

我知道，关于这一点一定有人要反对说，制度和历史的逐渐发展，虽然应当是研究历史的正当目的，但是唯有大学生或具有耐心的普通读者才有研究它们的能力，至于普通的人就不行了。普通人认为，唯有奇特的事件和动人的危机，才能引起人们的自然兴趣。他们又认为，历史上个人的影响必须故意夸大一些，因为一般的发展和进步的趋势，过于抽象，不是普通读者所易领会的。因此我们用人为的连续性来代替历史的连续性，把事实系在君主的系统上，如瑪格納六世（1263—1281年）<sup>④</sup>之后，就是埃利克二世（1281—1299年），接下去就是哈克洪五世（1299—1320年），再下去就是瑪格納七世（1320—1365年）。但是即使是最著名的朝代

---

① 相传为法国革命前夕，法王路易十五及其佞臣之言，述法国革命史者，多引用之。——译者

② 在法国革命中，自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革命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故名。——译者

③ 法国宗教战争中，1572年圣·巴梭罗繆节日（8月24日），巴黎旧教党残杀新教徒，全国各地旧教党亦多响应，被残杀达万人。——译者

④ 挪威国王名。——译者

名字，始終只是一些名字而已。即使我們不知道皇帝克魯夫<sup>①</sup>是个博学之士，是一个天文学家；和他同时的法王亨利四世<sup>②</sup>是一个貪好酒色的懦夫。这种知識也断不能帮助我們去領会历史所能教导我們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历史的連續性。

倘使我們想出一种方法，能够把社会的状况和制度写得津津有味而且易于了解，并用真正的联系来替代君主世系的联系，如果我們能写出这样的历史，那么那些反对从根本上改变现在流行作史方法的人們，也許就会取消他們的反对态度。现在我深信：“制度”（它不过是一种民族习惯）能够使人发生兴趣。我所說的“制度”，是就极广义而說的，它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历史上的事实，无非就是这些制度的表现。假使我們將历史事实选择适当，就可以使“制度”明白异常。

以前的著述家还有一种习惯，这就是为事实而去記載事实；我們仔細考虑一下，就知道應該删除例外的和偶然的变故，而詳述那种可以闡明历史真理的事情。有一种极简单的原理可以决定哪种事实是有关系的，有用的，應該記載的；哪种是沒有关系，應該删除的。我們首先應該考虑：这件事是否能够帮助讀者領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么？假使能够的話，我們就應該把这种事实作为一个达到目的的工具，愈詳尽愈好。它的本身具有的趣味一定可以便利我們的工作，而不会妨碍我們的工作。假使那件事情是一件偶然的、孤立的和异常的事情，如利恩西

---

① 德意志皇帝(在位年代 1575—1612 年)。——譯者

② 法王亨利四世(在位年代 1574—1589 年)。——譯者

的故事<sup>①</sup>、九月屠杀<sup>②</sup>或瑪拉特被刺<sup>③</sup>等等，我們就應該考慮一下，是否要包括在一部簡明歷史綱要之中，因為無論這些事迹的本身怎麼樣有趣或可怕，他們會把讀者引入歧途，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對於人類一般的利害、成見、同永久的事業以外去了。

假如我們上面所述的對於目前史學界的通病，沒有不公平的地方，我們將它的特点綜合為以下幾點：

(1) 隨便羅列人名、地名，對讀者毫無意義，它不但不能激起讀者的思想和興趣，反而使他沒有精神。

(2) 不講別的重要事情，專偏重政治事實的記載。

(3) 好敘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為這些故事可以說明一般事物的進展，或某時代的情況；而只是因為它們在編年史中很突出。這種做法的結果是失去了歷史的眼光，把一個瘋狂的新聞記者像瑪拉特這種人，說得比最有影響的著作家伊拉斯謨斯<sup>④</sup>還要重要。

## 二

下面我要就歐洲史學史來作一個梗概的敘述，特別要對從前歷史觀念的變遷來做一個比較充分的說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學觀念是常常在變化的，因而將來會有一種新的觀念發生，這是十分可能的。歷史無疑的是“一個果園，這個園子裏面種着不

---

① 利恩西（約1313—1354年），羅馬政治家。于1347年推翻羅馬城中貴族統治，任羅馬保民官，后被反對派所殺。——譯者

② 1792年9月，法國革命人民武裝把被監禁在巴黎各修道院的反革命分子處死一批，因而鞏固了巴黎的後方。——譯者

③ 法國革命中雅各賓派領袖之一，于1793年被刺。——譯者

④ 荷蘭學者，著名人文主義者（1467—1536年）。著《愚頌》等書，諷刺當時社會的黑暗。

同的树木，而且結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

历史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可以滿足我們急切的或閑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檢驗我們的記憶力，用布林勃勞克<sup>①</sup>的話來說，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種“可信的無知”。但是历史還有一件應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產生的這種最大效用。

的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人們可以從過去的事情中汲取教訓，如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導以及使一般人得到安慰的那種天道的干與。但是，現在一般的历史學家都日益懷疑這些功用，認為這純粹是一種幻想。我本人就很不願意被認為是主張历史研究是具有這些功用的人。這些功用的價值，其所依據的假設是：認為自古至今人類的狀況是始終一致不變的，因而它就能提供永久先例的價值。事實上，人類的狀況，至少在我們現代，是變化得如此迅速，以致人們如果要想利用過去的經驗來解決現代問題，那是極其危險的。再說我們對於我們所假定的相同的過去情況很難能得到十分可靠的材料，以供我們滿足當前的需要。由此看來，所謂“历史教導我們”這句廉價的誇張語句就是這種假定的類比，實際上它是經不起我們仔細研究的。當我說历史可以使我們懂得我們自己和人類的問題與前景時，我含有另一種意義，我的用意是要叫讀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對於他們自己歷史的應用上面來。

我們若要理解我們自己所處的某一個時期的情況，我們幾乎完全依靠我們對我們自己過去的和經驗的記憶。舉一個最近

---

① 英國政治家兼著作家(1678—1751年)。——譯者

便的例子來說吧。一个讀者如果要明白他现在为什么要讀这一頁书时,他就得要回忆一下他自己的历史。假使他睡得很熟,忽然惊醒起来,那时,他的記憶力就会暂时失去效用,他会惊奇地环顾四周,弄不清他的处境。那时,尽管平日常用的器具都一一在他的眼前,但是在他的記憶力还没有給他提供帮助,使他想起一部分过去的往事之前,他就不会有处身于家的感觉。当記憶力暂时停頓时,如当人們在昏倒初醒时,或如麻药刚退,記憶力暂时失去效用时,有时会难受得几乎成为一种智力上的痛苦。我們的头脑若在正常的情况下,記憶力就会自动地从我們許多記憶里面择取一些东西,来帮助我們理解自己所处的现在。記憶力的这种作用十分迅速,十分有效,以致我們并不感到它在发生作用,以及我們对它的依賴关系。由于記憶力能够如此迅速,如此正确通过我們的过去来提供我們所需要的东西,帮助我們明白现状,因而我們就把“现在”誤解为是可以不解自明的东西,而把“过去”看成是死的、沒有关系的东西,除非我們故意要去記住某些易忘的事件。

我們所說的“历史”和我們个人的“記憶”,初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实际上它們是差不多的。因为我們头脑里所記的許多东西,并不純粹是我們个人的經驗,它还包括許多听来的东西或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們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假使讀这頁书的讀者停下来想一想,他就会想起許多前事,一直想到他现在在这間房子里坐着,能够閱讀英文,能够百忙之中抽閑来讀这本书,能够集中注意力来关心历史的功用和价值的討論。假使他忘了这些前事,他就会迷惑不解。帮助他解除迷惑的一部分的記憶确实是他自己的經驗,但是他許多的記憶却是来自历史領域,那就是听来的东西,或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

假使讀者只是把自己局限于当时的直接印象或个人的經驗上



面，那么我上面所說的話就对他一点也不发生影响了。使人們感到惊奇的是，我們头脑中所有的指导信念真正同我們自己个人經驗相联系的实在是很少的。我們自己的生日其实同阿塔佛尼斯<sup>①</sup>的生日或英諾森三世<sup>②</sup>的生日都是純粹的历史事实；但是我們对于后面两个历史人物的生日的知識却依靠別人的記載。

由此看来，我們自己的記憶便不知不觉地同平常所謂的历史融为一体了。从这个观点看来，历史就是記憶力的人为的扩大，它可以被用来解除对于各种生疏不明情况的迷惑。假使我們能够赋有像上帝那样对全部人类历史的完备的知識，具有比自古以来所有历史著作远为完备的知識，那么我們就会像上帝那样理解我們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們就会像上帝那样洞悉人类的痛苦，洞悉摆脱这些痛苦的种种有效方法。这并不是因为我們的过去会給我們提供行动的先例，而是因为我們充分理解了过去，便可以充分理解现状，我們的行动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当我们探討过去时，还不能像我們解决个人問題那样，把闡明关于社会的、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和教育的重大問題的解决方法作为我們的目的，例如：我們該不該訪問某些人，該不該进行某种投資，該不該讀某一本书，无意識地依靠我們記憶的帮助来判断现状。历史学家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給我們提供一些改良人类现状的原則当作自己的任务。以前的历史家对于他們自己任务都抱有別种见解。假使有一个关心現代問題的人請他們来解答现在的种种問題，他們就会一致提出种种理由来推托。有的认为历史学家的职务是在于專門研究君王、議會、宪法、战争、条約和領土的变

---

① 古代波斯將軍，公元前490年率波斯軍隊侵略希腊，无功而还。——譯者

② 中世紀时期著名羅馬教皇（在位年代，1198—1216年），在他任教皇时期，羅馬教廷达到了极盛时代。——譯者

动；有的认为无法写一部完备的现代史，因而我們决不能希望把过去同现在联系起来；他們认为在历史同现状中間必須留有一个适当的空間。第三人认为假使抱着一个目的去研究历史，那就违背客观态度的原則，而一切科学的，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工作，都必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們现在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好像是一个記憶力很差的头脑，它所記得的事实都不足以滿足我們的需要。因此，历史的实用价值迄今未曾弄清。

为了說明我們理解现状有賴于明了过去的这个道理，讀者就得記住：我們现在的制度大部分都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而且也唯有过去才能够說明它們的来历。过去的羅馬教会<sup>①</sup>、陪审官制度<sup>②</sup>、內閣制<sup>③</sup>、法学博士的学位、「普通祈祷书」<sup>④</sup>和七艺<sup>⑤</sup>的产生背景，都是同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的。現代人們所有的宗教的、教育的和法律的思想并不是现代环境的直接产物，而是从过去发展起来的，当时人們的知識比现在少得多。最奇怪的事情是，我們思想习惯的变化要比我們环境的变化慢得多，而且往往差得很远。我們对于某种礼俗的尊重也往往完全出于守旧的习惯，并不是因为它

---

① 在基督教会初期，有五个中心，即羅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俄克、耶路撒冷。以后羅馬漸成为教会的主要中心。——譯者

② 陪审制始于中世紀时期的英国。当英王亨利二世时期（在位年代 1154—1189 年），已开始出现，至今为英美法系之特点。——譯者

③ 英国的內閣制淵源甚早，至十八世紀初年，乔治一世自德入英，充任国王，因不諳英語，乃指定大臣一人，主持重臣會議。1721 年罗勃特·华波尔任首相，責任內閣制遂漸成立。——譯者

④ 英美所用的祈祷书，系 1549 年国王爱德华六世任命大主教克兰麦根据羅馬旧教的祈祷书編訂而成。——譯者

⑤ 欧洲中古大学，称文法、邏輯、修辭、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等学科为七艺，以区别于法科、医科。当时統治階級輕視劳动，认为实用技术，乃是下等人的事；而高尚人士（自由人）应研究純学术，遂称文学、哲学等科目为自由学科，即自由人应具有的知识。——譯者

对现状具有多大的价值。我們常常不免用陈旧过时的眼光来观察新問題，或是用陈旧过时的推理来解决新問題，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始終不能适应我們的环境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們对于教会以及其在社会上的作用、資本家、自由教育、納稅、遵守礼拜日、貧困、战争等問題的观念，很少是同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决定的。比如我所接受的关于礼拜日的信念，即上帝在西奈山<sup>①</sup>上的云中规定了这种制度，这决不是十九世紀的美国自发产生的；但是这个信念现在还在影响着許多人的行为。當我們交納稅款时，显出十分不願意，好像我們在忍受封建諸侯或专制君主的勒索，而忘記了这是由我們自己的代表所规定下来提供共同开支的經費。許多人还是更多地把战争同个人的勇敢威武联在一起，而很少把战争同鋼鐵公司的关系联在一起。保守的大学校长們觉得有为学校里設置“自由艺术”和“人文学科”进行辯护，但他們却不明白为什么他們竟負有这个責任。至于要对那些保守的經濟学和法律的陈腐理論进行辯护，那就要用一巨大篇幅才能說清。

现在的社会正在用空前巨大的力量在多方面地进行它自身的改良，人們对于世界的和人类的知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人类的善良願望和社会活动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我們每个人在促进改良社会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取决于我們对于现状和輿論的理解，而我們要理解现状和輿論就多少得明白产生这种情况和思想的过程。总而言之，我們现在應該大大地发展我們的“历史头脑”，因为历史头脑可以补充我們知識中的缺点，而且它还可以促进合理的进步。从来现状一直是过去的心甘情願的奴隶，現在我們要振轉过来，要利用过去来謀取福利的时候了。

---

① 紅海北端半島上的一座山，据基督教傳說，当年摩西曾受耶和華十誡于此。  
——譯者

“新史学”正在摆脱从前那些对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历史研究将来总会有意识地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它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最近五十年来这些发现曾经帮助我们对于人类的起源、发展和前景等观念发生了巨大革命。在这最近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一门有机科学，或无机科学不发生过变化的，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的科学，这些科学的名字都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所不知道的。根据上述情况，历史这门科学也就必然已被卷入这个革命潮流中去。但是我们还得承认：现在有许多历史家还不知道历史也需要一个革命。这就无怪乎现在一般人所持有对于历史的范围和性质的见解还是十分陈腐的。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新史学》，也就是要特别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

## 第二章 史学史

“历史学”这个名词的意义非常含混，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年中，它的性质和目的曾经历过许多巨大的变化。所以人们如果要了解现在流行着的有关历史学的意义和研究方法的各种不同的说法，那就不能不对历史学本身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如果我们从史学史从米利都的黑卡提阿斯<sup>①</sup>和希罗多德一直到最近的博士论文回顾一番，那么就可以知道历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历史，它始终是既受着常规惯例的摆布，又受着临时情状的影响。现在历史学不得不抛弃它以前的某些野心，由于我们逐步地意识到对于许多事情的愚昧无知，因而抛弃了许多不正确的想法。但是这些屈辱却因为下述情况得到补偿。那就是，晚近以来，史学的范围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大大扩充了。半个世纪以前，人类的过去被人假设为只有六千年的历史，而到了现在，我们已知道它实在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而且，不但人类有历史，就是动物、植物、岩石、星辰，甚至连原子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因此，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甚至连化学家都来崇拜历史。

由此看来，历史观念的发展也许是现代知识界的主要特点。历史观念不仅对社会科学，还对有机世界和无机世界的一般概念发生深厚影响。但是，历史学在最初时期，并没有甚么严肃目的。毫无疑问，最初出现的历史学家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目的通常

---

<sup>①</sup> 约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8年。小亚细亚的希腊旅行家，著有《游记》等书。——译者

是在于讲述一件事情，而不一定在于供献一套很有系统的科学知識。因此，自古至今的历史只是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在于用艺术手法来描述过去的事实，以满足人们对于古代伟大人物的功績遭遇，王朝的兴衰，历代的自然灾害等事的好奇心。

尽管这种原始的历史概念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不必再加以说明；但是，读一读下面这段文字倒是很有趣的。在1820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有名的历史学家叫道諾，当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历史研究的课程时，他说要做一个未来的历史学家，他首先应该读一些史詩名著，因为叙述的艺术正是詩人創造的。其次，他可以从近代的小說中学习对他所描述的人物与事实赋予艺术的形态，并且学习如何连贯叙述的线索，如何将叙述中断，如何又继续叙述，如何维持读者的注意力和激起读者的兴趣。将詩和小說读完后，再去读那些优秀历史学家的著作，其目的在于获得它们的文学风格的秘密，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sup>①</sup>、色諾芬<sup>②</sup>、波里比烏斯<sup>③</sup>、普魯塔克<sup>④</sup>、凱撒<sup>⑤</sup>、撒路斯提烏斯、李維<sup>⑥</sup>、塔西陀<sup>⑦</sup>、馬基雅弗利、归查

---

①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約公元前455—400年)，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譯者

②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約公元前435—354年)，著有《长征記》、《希腊史》等书。其《希腊史》将修昔底德的著作續至曼梯尼亚战争止，包括四十九年的事迹。——譯者

③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約公元前203—120年)，著有《通史》，叙述公元前221—146年间事。——譯者

④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約公元后50—120年)，著有《传记集》一书。——譯者

⑤ 古代罗马政治家(公元前100—44年)，著有《高卢战記》、《内战記》等书。——譯者

⑥ 古代罗马历史学家(公元前59—17年)，著有《罗马史》，起自罗马城的建立，訖特魯苏斯卒(公元9年)，凡142卷。——譯者

⑦ 古代罗马历史学家(約公元50—120年)，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編年史》等书。——譯者

提尼<sup>①</sup>、西安侖<sup>②</sup>、休謨<sup>③</sup>、罗伯特逊<sup>④</sup>、吉本<sup>⑤</sup>、伏尔泰<sup>⑥</sup>等。有了优美的文笔之后，可以再把优秀著作讀一遍，不是要注意它們的形式，而是要注意它們的內容。因为，正如明智的道諾所說的，在写历史之前，“显然先要知道历史”。道諾所說学习历史的方法步驟，和他所开列的历史学家名单——无疑地这些都是多少世紀以来最有名的历史学家——都可以証明文学传统的势力在历史学家中間是很大的。

但是，大家都承认，历史和其他文学部門是有区别的。波里比烏斯在他于公元前二世紀所写的书中曾經特別強調这一点。他說：“历史学家的目的不應該用一系列聳人听聞的軼事去引起讀者的贊叹，也不應該杜撰許多演說詞备人引用；而是應該像悲劇作者那样，逐漸把故事引向高潮。恰恰相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在于忠实地記載古人确实做过的事情和确实說过的話，不管这些是怎样平常的言行”。

但是，古代的历史学家对于波里比烏斯的这些警告通常是不加注意的，因为他們的目的是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非常事件来激起讀者的兴趣，或是通过描述和分析过去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政策，給讀者进行政治教育，作为他們担任政治职务的准备；或是通

---

① 意大利历史学家(1485—1540年)，著有《现代意大利史》。——譯者

② 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1673—1748年)，著有《那不勒斯王国史》。——譯者

③ 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1711—1776年)，著有《英国史》，叙述1754—1761年間事。——譯者

④ 英国历史学家(1721—1792年)，著有《英国史》、《查理五世传》、《美洲史》等书。——譯者

⑤ 英国历史学家(1737—1794年)，著有《羅馬帝国衰亡史》。——譯者

⑥ 法国启蒙思想家(1694—1778年)，著有《路易十四的世紀》、《历史哲学》等书。——譯者

过讲述古人所遭遇的灾祸，来教育读者忍受逆境，维护尊严。显然，那些供人消遣、给人教育，提高道德等目的，这一切都是可以用文学的手法来达到，而不一定需要对历史进行艰苦的研究。

在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和塔西陀看来，历史纯粹是人类的、世俗的事情。历史的意义只以这个世界为限。他们并不把历史看作是神或上天所起的影响。但是，随着基督教教会的成立，历史就开始具有宗教的和神学的意义。

## 二

在早期的基督教徒看来，《旧约全书》里所述的希伯来史，很可以用以证明和体现他们那个耶稣最后下凡救世的主张。他们借用比喻的解释，往往可把古代的一件十分偶然事件，说成同现在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此，基督教徒们可以说是第一个认为历史中有伟大意义的人，他们把历史看成是叙述从创造人类到最后善恶分明为止的一篇史诗。

但是，这种神学的统一和历史意义都是大大抛弃了一切世俗的观点和正确性的情况下取得的。他们把亚摩利人<sup>①</sup>说得比迦太基人<sup>②</sup>还要重要。他们对于以诺<sup>③</sup>和罗特<sup>④</sup>看成极有关系。至于培里克里斯<sup>⑤</sup>是一个甚么人，他们则一无所知。这种比喻的解释，

---

① 古代西亚的一个部族，建立了巴比伦国家。——译者

② 原为古代腓尼基人在北非海滨所建立的殖民地。后成为强大国家，领有北非及西班牙一带之地。其国势之盛，实超过共和时代的罗马。自公元前264年起至146年，凡与罗马三战而亡。——译者

③ 据犹太神话，以诺为洪水以前的善人，他周围的恶人不信奉上帝，上帝怒，乃降洪水将世界的恶人一扫而空，惟以诺得救。——译者

④ 根据《旧约》传说，罗特为古代犹太亚伯拉罕之侄。——译者

⑤ 培里克里斯(约公元前495—429年)为古代雅典政治家，是雅典极盛时代的执政。——译者



使得文学的批評同历史的批評全无用处，即使不是对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发生怀疑。后来，奥古斯丁<sup>①</sup>又提出一个苦心創立和好像言之成理的“双城理論”。一个是从开初就存在的《上帝之城》，它的存在可以从《旧約全书》一直叙述到《新約全书》；另一个是为墮落的天使所建立的“魔鬼之城”，它以国王俾路斯<sup>②</sup>和塞密拉密斯王后<sup>③</sup>为典型的，它的丑恶的历史可以从远古一直叙述到他所生活的羅馬帝国时代为止。历史从此分为神圣的和非神圣的历史。他們先讲用幻想解释的犹太史，再讲基督教士的殉道和神迹，构成了完美无缺的历史。

到了奥古斯丁的弟子奥罗修斯<sup>④</sup>，他抹煞了埃及人、希腊人、羅馬人的一切伟大成就。把这些国家的历史看作是崇信异教的人們的罪恶史。他奉师命，著了七卷《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他的目的在于駁斥那不信基督教的人們的說法，即自从羅馬人放弃了古代的神道，他們所受的苦痛，比其他人們更为深重。奥罗修斯勇敢地起来宣称：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沒有出现以前真正的灾难早已降临人間。他为了証明这一点，他就把古代史中的战争、瘟疫、饥饉、地震、水灾、火山爆裂、雷电、风雹以及由罪恶而生的种种可怕的灾害的实例，集成一部著作。从此以后，他这部书被用来作为当时世界通史的标准教科书，达千年之久。中世紀时期的教徒們很喜欢讀它，而且受到教会最高領袖的贊揚。所以对于奥罗修斯和他的无数讀者來說，历史就成为上帝惩罚人类最初罪恶而給整个人世带来灾难痛苦的記載。

① 基督教会初期著名神学家（354—430年），曾任北非希波城主教，著有《懺悔录》、《上帝之城》等书。——譯者

② 相传为古代亚述国王，他的后嗣建立了古代呂底亚和古波斯王朝。——譯者

③ 古代亚述女神。相传她曾任亚述女王，死后化为鸽子，飞去为神。——譯者

④ 羅馬帝国末年历史学家，生于公元后五世紀时。——譯者